

完全适合中国人阅读学习的双语读物
读故事 · 记单词 · 学语法

超值赠送
双语明信片



沉默的长夜

悬疑卷

The Silence
of the Long
Night

每天读点
好英文

Everyday
English Notes

暮色即将来临
他们面前的路充满危险

暖小昕 / 编译
常青藤语言教学中心 / 审校

波出版社
TINGAO PUBLISHING HOUSE

好英文
每天读点

Everyday
English Notes

The Silence
of the Long
Night

沉默的长夜

暖小昕 / 编译
常青藤语言教学中心 / 审校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默的长夜: 汉英对照 / 暖小昕编译. — 宁波:
宁波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526-2342-0

I. ①沉… II. ①暖… III. 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
②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22385号

沉默的长夜

暖小昕 编译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邮编: 315040)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特约策划 李 娟

责任编辑 方 妍 王晓君

责任校对 王 丹

责任审读 陈 钰

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1/32 印 张 11 字 数 200千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342-0
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, 联系电话: 022-23973706

目 录

CONTENTS

名画失窃案.....[001]
Problem of the Stolen Rubens

花园血案之谜.....[038]
The Secret Garden

死亡诊断.....[107]
A Diagnosis of Death

圆脸男人.....[123]
Moon-Face

羊腿与谋杀.....[147]
Lamb to the Slaughter

波思克姆比溪谷秘案.....[185]
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

蓝宝石十字架.....[275]
The Blue Cross



[美] 雅克·福特雷尔
Jacques Futrelle

Problem
of the Stolen
Rubens

窃 名
案 画
失

雅克·福特雷尔 (Jacques Futrelle, 1875—1912)，美国推理小说家。
在他的推理短篇小说中，最著名的是《思想机器》。脍炙人口的侦探小说为他在侦探小说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。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马修·科尔在车轴润滑油生意上足足赚了五千万，随后他便开始四处收购名画。原因很简单，他有钱，而欧洲也不缺大师级名作。不过，他收购名画只是为了填满府邸中占地大约五千平方米的艺术厅，所以他总共买了总面积大约五千平方米的画。画的品质参差不齐，大多数都是次品，不过，他也买到了不少好的作品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在罗马花了五万美元买下的鲁本斯的名作。

收购完成之后，科尔打算对这间宽敞的大厅作些许变动。于是，他让人把画全部摘下来，存放在同样宽敞的宴会厅里，并让所有的画都面朝墙壁。同时，科尔和家人则暂住在一家小旅馆内。

就是在这家小旅馆里，科尔和吉斯·德·勒赛普斯相遇了。德·勒赛普斯是那种典型的说话细声细气的法国人，神经兮兮的，但是又聪明伶俐。他告诉科尔，自己不但是个画家，而且是个高级艺术鉴赏

家，声音中带着神秘。一向为自己的藏品感到自豪的科尔想在这位“专家”面前炫耀一下，于是便带着他在宴会厅内费力地翻看自己的收藏。德·勒赛普斯时而眼中闪现出惊叹的神情，时而只是礼貌地笑一笑，看不出任何感情色彩。

随后，科尔把鲁本斯的名作《圣母子》拿到这个法国人的面前。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但是这幅画依然色彩鲜艳、栩栩如生。可令科尔有点儿失望的是，德·勒赛普斯好像并没有对它另眼相看。

“看到了吗？鲁本斯的名作！”他大喊。

“看到了。”德·勒赛普斯回答说。

“我花了五万美元买下的。”

“可能不值这些。”德·勒赛普斯耸了耸肩，移开了目光。

科尔有点儿懊恼地看着他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不知道这是鲁本斯的名作，不知道鲁本斯是个大画家吗？还是没听到这是自己花五万美元买来的？以前他每次提到五万美元的价格的时候，听众们总是目瞪口呆。

“喜欢吗？”科尔问。

“当然，”德·勒赛普斯回答道，“但是我以前见过这幅画，就在罗马，就在你买下它的一周前，我已经看过了。”

他们继续翻看着其他画，突然，一幅惠斯勒的画映入眼帘，这是著名的泰晤士水彩画系列中的一幅。德·勒赛普斯两眼放光地盯着它，还不时地瞟瞟鲁本斯的画，似乎在比较现代作品中的细腻与古老画派的豪放。

科尔却误解了德·勒赛普斯的沉默，他说道：“我也不怎么喜欢这幅画。”他的语气中略带歉意，“只是惠斯勒的一幅风景画而已，我花五千美元买下了它，不过，我自己却不怎么喜欢。你觉得呢？”

“我觉得太棒了，”法国人兴奋地说，“我觉得这是现代作品中的精华，是最完美的一幅。请问，我可不可以……”他转向科尔，“临摹一幅呢？我自认为绘画水平还不错，我肯定可以画得以假乱真。”

科尔被夸得有点儿飘飘然了，渐渐地，他也觉得这幅画确实很不错。“当然可以，”他答道，“我可以把它送到你的旅馆里，然后你可以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”德·勒赛普斯马上打断他，“旅馆里随时都可能发生火灾，万一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责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能不能到这里来？这里宽敞明亮，通风好，而且还很安静……”

“我只是觉得旅馆对你而言更方便一些，”科尔很大度地说，“但是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在这儿画吧。”

德·勒赛普斯走到科尔的身边，挽着这个有钱人的胳膊，诚恳地说：

“我的朋友，如果这些画是我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在这里多作停留。我敢说这些画肯定花了你……”

“六十八万七千美元。”科尔骄傲地说道。

“想必你不在家的时候一定是派人严加看管？”

“有二十个佣人负责装修时家里的安全，”科尔答道，“其中有三个人专门负责看管这些画。我们进来的门是这个房间唯一的入口，其他入口都已经用铁棍封住了。只有得到我的允许或者拿着我的书面许可，才能够进来。所以说，没人能偷走这里的任何东西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”德·勒赛普斯微笑着，充满敬佩地说，“我觉得我看待事情可没有你这么强的预见性。”他回过身来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，试探道：“可是，一个聪明的窃贼完全可以把画从画框里割下来，然后卷起来藏在衣服里面带出去。”

科尔笑着摇了摇头。

几天之后，德·勒赛普斯买齐了临摹惠斯勒的画所需的全部物品。科

尔则亲自把他送到了宴会厅门口，德·勒赛普斯自然千恩万谢。

“简宁斯，”科尔对一个仆人说道，“这是德·勒赛普斯先生。他要到宴会厅内画几幅画，他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。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。”

德·勒赛普斯看到鲁本斯的名作被随意地丢在其他画的旁边，画中的圣母正好面对着他们。“科尔先生，”他抗议道，“这幅如此名贵的画这样放着不大好吧，万一有老鼠呢？请您让仆人拿一块帆布来，我会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放到这边的桌子上。”

科尔表示感谢，让仆人照办，随后他们把画包起来放在了安全的地方。德·勒赛普斯开始布置作画的物品——纸张、画架、凳子等等，科尔看了一会儿便离开了。

三天之后，当科尔进来的时候，德·勒赛普斯仍然在画板前忙碌着。

“我只是路过，”科尔解释道，“来看看这儿装修得怎么样了。还有一周就完工了。我没打搅到你吧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”德·勒赛普斯赶忙说，“我也快完成了。看看，我画得怎么样？”说着，他把画架转向科尔。

这位富豪看了一眼仿作，又转头看了一下原作，眼中流露出敬佩的神

色。“哇，太棒了！”他大声说，“简直和真的一样。五千美元你肯定不卖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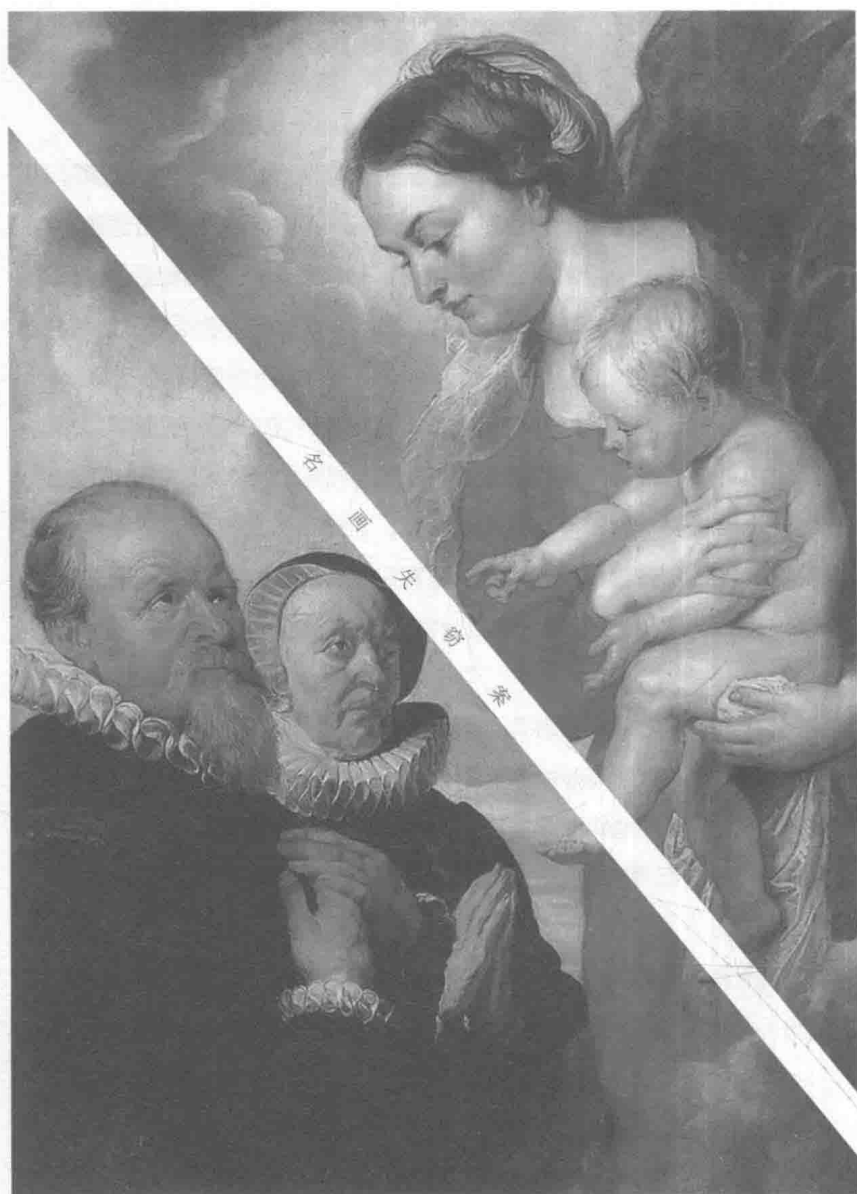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就聊了这几句。随后，科尔出去转悠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查看了装修情况，然后又回到了宴会厅。他看见德·勒赛普斯在收拾画画的工具，于是便和他一起回到了旅店。德·勒赛普斯腋下夹着卷起来的惠斯勒水彩画的临摹本。

一周之后，艺术厅装修完毕，施工人员也离开了。德·勒赛普斯主动要求帮科尔把所有的画挂回去，科尔当然开心地答应了。那天下午，他一边挂画，一边和科尔开心地聊天，但是，当他打开包有鲁本斯名画的帆布时，突然目瞪口呆——画不见了！空空的画框上残余的帆布碎片留下了刀子割画的痕迹。

科尔报案一天之后，被称为“思想机器”的奥古斯都·S.F.X.范杜森开始关注这件事。画被偷后，科尔焦急地跑到警察局马洛里警官的办公室报案，生气地将双拳砸在马洛里的桌子上，气冲冲地说：“我花了五万美元啊。你怎么不去调查？你坐在这里盯着我干吗？”

“冷静点儿，科尔先生。”警官说，“我马上派人去找你丢的那个……对了，那个鲁本斯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那是一幅画！”科尔大叫道，“是一块上面画着东西的画布。我花了五万美元，你一定要给我找回来。”



警察们马上开始着手调查。与此同时，哈金森·海奇记者也开始关注这个案子。他了解到画被偷之前的情况，然后便去拜访德·勒赛普斯。门开了，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这位艺术家那近乎暴怒的眼神。记者的到访令原本就很激动的德·勒赛普斯变得更加神经质，他大声说道：

“老天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叫我怎么说？除了我之外，那几天没人到过宴会厅；而我也是唯一一个愿意不怕麻烦，去保护这幅画的人！现在画被偷了，损失这么大，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”

海奇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，索性让他继续说下去。最后，海奇打断了他：“德·勒赛普斯先生，据我所知，在这段时间内，除了科尔先生之外，没有其他人去过宴会厅，对吗？”

“没有其他人去过。”

“科尔先生说你在临摹一幅著名的水彩画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惠斯勒的，泰晤士风景画之一。”他回答说，“看，就是那幅挂在壁炉上面的画。”

海奇看了一眼，那确实是一幅临摹得非常精美的画，他对德·勒赛普斯的绘画技巧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。

德·勒赛普斯注意到了海奇脸上的赞美，他谦虚地说：“还不错吧？我的老师是卡罗勒斯·杜伦。”

案件情况就是这样。后面的这则信息对海奇来说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。现在整个事件都摆在了“思想机器”的面前，在海奇讲述的过程中，这位高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

“谁进过房间？”最后他问。

“警察正在调查呢。”海奇回答，“虽说当时房子里有二十几个佣人，但是我觉得不管科斯的命令多么严格，佣人们总会有松懈的时候。”

“这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了，”“思想机器”用他那别具一格的、略微有些不耐烦的语调说道，而这种语调似乎已经成为他本人的一部分，“我们最好能去一趟科斯先生家，单独问问他。”

就像有钱人在面对媒体时一贯表现的那样，科斯显得相当拘谨严肃。可是，他还是有点儿好奇地盯着眼前这位解释来意的矮小的科学家。

“我觉得你们可能束手无策，”这位富豪说道，“警察已经在查了。”

“马洛里先生在这里吗？”“思想机器”无动于衷地问。

“他就在楼上佣人的房间里。”

“我们可不可以查看一下名画失窃的现场？”科学家礼貌地问道。他的这种语气，海奇再熟悉不过了。

科尔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跟着自己去宴会厅，而那幅画就是从这儿被偷走的。“思想机器”站在屋子中间环视四周——窗户很高；六扇门分别通往大厅，从那儿可以通向温室。大楼僻静的角落里隐藏着任何作案的可能。在仔细观察了好长时间之后，“思想机器”走过去，捡起原先镶有鲁本斯画作的画框，他盯着画框看了很久，科尔有些不耐烦了。最后，科学家转过身来问道：

“你和德·勒赛普斯先生很熟吗？”

“刚认识一个多月吧，怎么了？”

“是有人介绍你们认识的，还是你们自己偶然相识的？”

科尔面带温色地说：“我的私人关系与案子无关。德·勒赛普斯先生是一位极富涵养的绅士，我永远不会怀疑是他偷走了我的画。”

“不一定。”“思想机器”的语气中有点儿讽刺的意味。随后他转向海奇，问道：“那幅惠斯勒的画，他仿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没见过原作，”海奇回答道，“但是他画得真不错。科尔先生，我们可不可以看看——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科尔坦然地说，“跟我来，原作就在艺术厅内。”

海奇从头到尾仔细查看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他仿得太逼真了。当然，没看到原作前，我还不敢确定，但是现在，我要说他画得确实很不错。”

他们面前大门的帘子突然被掀开，马洛里警官闪了进来。他的手里似乎拿着什么，但是当他看到海奇和教授时，就把它藏在了身后。他的喜色溢于言表。

“啊哈，教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他说道。

“他们想把德·勒赛普斯先生拉下水，”科尔向马洛里抱怨，“我知道事情绝不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好人，是我允许他自由出入以便画画的。他们却不相信。”

“思想机器”目不转睛地盯着科尔，眼光中充满了愤怒，随后他向马洛里伸出手。“你在哪里找到的？”他问。

“抱歉，教授，这次你来迟一步。”马洛里的话中流露出强烈的讽刺意味，他把藏在背后的手拿出来，“你的画在这里，科尔先生。”

科尔如释重负，却又惊奇不已。他把画摊开，“很好，”他对警官说，“你终于把它找回来了，它可花了我五万美元。”科尔似乎永远也忘不了这一点。

“思想机器”俯身向前端详了一下画的右上角，再次问道：“你在哪里找到的？”

“它被紧紧地卷起来，藏在了一个佣人房间的箱子底下，”马洛里解释道，“那个佣人叫简宁斯，他现在已经被捕了。”

“简宁斯？”科尔惊呼，“怎么可能？他已经跟我好几年了！”

“他认罪了吗？”教授平静地问。

“当然没有，”马洛里说，“他说一定是别人藏在那里陷害他的。”

“思想机器”对海奇点头示意，随后对马洛里说：“那就这样吧，祝贺你，马洛里先生，这么快就破获了这起案件。”

十分钟后，他们开车返回教授的住所。这种意外的结局使海奇感到有点儿不甘心，于是他们一路都沉默不语。

“马洛里偶尔也会灵光一现，不是吗？”海奇迷惑不解地问。